



2 3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10 |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

貞觀政要卷第九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李

史

卷

九

第

九

章

三

五

十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我畿縣自夸彊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  
瑀封德彝等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若放還必  
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  
去又聞朕初卽位所以率其兵眾直至於此謂我不  
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彊弱之勢在  
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必戰事  
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  
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  
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按通鑑載此事甚詳

多不清本作不辭多

不錄

愚按蠻夷猾夏帝者嚴刑之訓蠻夷率服帝  
者謹惇德之心故弼成五服之制於要服則近  
而揆文教遠而奮武衛至於荒服則流蔡而已  
內外之限截乎其不可紊也降及後世德不足  
以懷柔而藉乎威威不足以警服而至于亂太  
宗內定中國外綏四夷以漢武窮征遠討而不  
能服者咸歸版圖若突厥爲患久矣唐有天下  
之初已憑陵上國至于斯時率騎二十萬直至  
渭水亦云肆矣太宗一時輕騎示威其氣槩直  
可以寒氊裘之臘而奪之氣不以一矢相加遺  
而中國尊安裔夷退抑雖不可與帝者明刑惇  
德並論其不戰屈人亦足偉也謂之英武不亦  
乎宜

貞觀初嶺南諸州今廣海之地秦言高州今仍舊  
海北帥馮

卷九

征伐

益談殿益字明達，高州人，隋人，據嶺表，唐興以其地降高祖，封爲越國公。談殿人，姓名亦據嶺表。遠諫錄作運似字或誤

討之發江南道、嶺南道諸州兵也。祕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益若反，卽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眾。陛下旣未遣使人使去聲後同就彼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

恬似帖之訛

悉定。侍臣奏言：馮益談殿往年恆相征伐，陛下發一單使，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益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爲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徵絹五百匹。按通鑑貞觀元年九月，馮益談殿等十數上命將討之。魏徵諫曰：云云。上乃罷兵。十月，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益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絹五百匹。唐氏仲友曰：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益不爲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銑輔公福不足勞偏師剪除益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蘭

同

遂清本作隨似  
非今通鑑與此

博清本作溥依  
左氏則清本非

暮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  
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益乎全知命之臣止無  
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  
其利博哉賢於十萬衆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  
開尺寸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餉瘴癟之鬼可以十萬算哉

愚按昔漢文之時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  
尉捕治之薄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小縣顧欲反耶  
帝乃赦之復爵邑此與魏徵論馮益談殿之事  
事頗同蓋周勃異於馮益談殿之事勢而薄太  
后之言誠類於魏徵之諫也其察人之情亦明  
矣

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蠻國

林邑南蠻國名漢南象郡之地在交州南

千餘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

符據諸傳當作  
苻註同

生清本作主按  
健之子名生則  
宜從舊本子立  
聞似脫生字

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鬚爲白  
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堅自恃兵彊  
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

符堅略陽氐人晉時符健據長安是爲前秦健死子立

立伐晉大敗後爲姚萇所弑

隋主亦必欲取高麗

時符健據長安是平聲

頻年勞役人不勝怨

勝平聲

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

頡利往歲數來

數音

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

滅人朕今見此豈得輒卽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

癟若我兵士疾疫雖剋翦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

何足介意竟不討之

按通鑑林邑獻大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

天下脫賓字

凶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

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萬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實而甘其慢也明年鶻鵠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爾

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

愚接是年左擒突厥北土以寧有司請討林邑而太宗不欲再勞師以驥武也然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亾又取譬於苻堅之伐晉隋主之取遺與夫頡利之侵疆皆致於滅亾之地可謂知所鑒矣夫是三者皆太宗耳目之所聞而知見而知者也以此爲鑒宜終其身而不忘夫何晚年興忿兵於遼水之上而不知止邪書曰終始慎厥與惟明皇后之人主式監枉茲

貞觀五年康國

即漢康居國一曰薩末鞬亦曰楓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

君姓溫本月氏爲突厥所破請歸附時太宗謂侍臣稍南依葱嶺其王屬木支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平聲兵行萬里豈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有所不爲然以兵克者則以爲已有而郡縣置之其爲疲勞百姓一也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足以爲後世法矣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唐氏仲友曰、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宅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

愚按關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三代未之聞也。蓋遐荒遠夷不足、關中國之重輕得之、適足以勞民而不爲益、棄之斯足以安民而不爲損。其利害豈不甚明哉。漢建武中、西域求內屬、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而竟不許。唐貞觀初、康國請歸附、太宗謂求虛名、損百姓、而竟不納。二君柔遠之道、可謂無愧於古、宜乎爲開基之明主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君之謂矣。

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王即位進吏部尚書後事幽州人以雄才稱少從承乾謀計事覺被誅伐高昌及師次柳谷西城地名候騎言高昌王麴文泰死。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憇不知所爲發疾卒日

秦王從征伐有功封金城郡公

薛萬均、燉煌人、萬歲之兄、高祖以其材武授上柱行本名確以字行、以幹力、極爲宣威將軍、太宗每出幸、卽以從、平高昌有功、封金城郡公皆以爲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進軍、遂平其國。按通鑑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

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

虜男女計七千餘口、遂降。

唐氏仲友曰、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

愚按、師平高昌、所以關西陲也。高昌去唐七千餘里、當是時、可謂遠討矣。然幸功臣夙將、智勇

足以制勝，是以克成厥功。自高昌既平之後，唐之封域東西九千五百餘里，南北一萬九百餘里，爲唐之極盛。故嘗謂太宗之世，於帝王懷柔之道，雖不足而方之漢武致遠之功，則有餘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爲寇亂，今延陁、偏渠勿切、延陀、鐵勒諸部之姓，偏強不柔服也。須早爲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一策，遷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凶醜，百年無患。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旣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爲先？」司空房玄齡對

曰：「遭隋室太亂之後，戶口大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按通鑑，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使薛延陀以新興公主主妻之。

胡氏寅曰：「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外夷所當偶。昏世愚主，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主，而皆以外夷爲子婿，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嘆之甚邪？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愚按：上古帝王之御四夷也，服則懷之以德，不服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漢高帝時，冒頓突厥遣使請昏，高祖從裴矩之議，而許昏。然則數苦北邊，高帝從劉敬之請，而結親。唐武德中，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

和親之策漢高帝啓之於漢唐高祖啓之於唐皆非所以示子孫也劉敬固不必議裴矩亦母足責房玄齡太宗之良相也乃曰兵戰聖人所慎和親實天下幸甚何不思之甚邪惟當勉其君曰兵戰則勞和親則辱皆不足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敷明其政刑則中國安而邊圉固來賓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君行之而不以爲恥臣亦不以爲非惜哉

東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卽動兵歟且令契丹靺鞨攬擾之何如令平聲契音乞  
靺音末鞨音曷

契丹東胡種元魏時號契丹靺鞨獨彊房玄齡對曰臣觀居肅慎地凡數部有黑水部

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殺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將去聲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爲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接通鑑不載玄齡之辭止載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橫，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

貞觀十八年，太宗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民，不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

自鬼文丘

卷之二

並清本作拜舊  
史與此同

藩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將去 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卒子聿切 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按通鑑李勣又日間者薛延陀 上疏，以爲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而不用，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禍遂良之疏，以爲但命二三猛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

時羣臣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氏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壞其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可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朱氏補曰：自昔人主親賭亂敗者，不勸而自懲。深知禍咎者，不戒而自戢。煬帝伐遼，之禍至於家夷，國破身死，而宗族屠盡。太宗目睹食莫之憇，而反疾趨以襲其蹟，何哉？蓋其心自謂吾之戰勝攻取，國富民殷，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餘力，用諸將蕩平之餘威，臨城一鼓，可以勦除。意定志決，雖傾朝盡諫，不可復止矣。

唐氏仲友曰：王魏既歿，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爾。所見惟邊功，柰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爲善，則其言

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不亦善乎？勸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忠諫臣。

舉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

愚按：貞觀十七年，廷臣請增戍兵以逼高麗。太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成兵能威絕域者也。斯言也，帝王柔遠之道，何以尚茲。不數月，而有討遼之議。越明年，而有親征之行。不過爲遼主雪怨爲新羅報仇，乃欲襲漢武隋煬之所爲，所存者小，而所棄者大，何言行之相反而邪？豈言之非難，而行之惟艱哉？當時諫者多矣。若玄齡之言，以漢武隋煬爲鑒戒，誠保國之深規也。無忌之言，欲待其縱肆，而後討，亦保國之長策也。遂良於下議之初，固阻其意，而親征之際，復尼其行，亦足少微矣。惜乎太宗意定志決，而皆莫之從也。若李勣沮遂良之諫，以魏徵

尼清本作尼

爲非明致其君於不善之地，此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其罪不亦大乎？

貞觀十九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

監平聲

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

監平聲

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

監平聲

遙恐有玄感之變。

隋煬帝親征高麗，楊玄感遂起兵圍東都

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爲武。儻不勝，翻爲所笑。

去聲

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爲

而識者是之。

按通鑑上不從，以敬德爲

愚按：陳桓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諱古者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人皆得而誅之。高麗爲唐之藩臣

云：征伐

其君爲莫離支所弑。太宗舉兵討之，其亦異乎煬帝無名之師矣。但不當蠻輿自行耳。尉遲敬德請委之良將，自可摧滅。其說是已。然嘗論之高麗以蕞爾小國，四拒隋師，五拒唐師，非有謀臣良將能如是乎？當時李靖嘗言：「莫離支自謂知兵，故輕中國。」太宗亦嘗諷靖使伐高麗，靖欣然請行。太宗不能從也。異時無功而歸，問於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軍襲平壤之事也。由此論之，太宗若用李靖爲帥，其必高麗必矣。太宗不能用靖，而用李勣爲將，勣違惠真延壽之言，舍烏骨而不攻昧，城有不攻之計，守安市而不置卒之師，老糧少無功而返。由不用靖而用勣也。」

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爲前鋒，及濟遼水，剋蓋牟城。蓋音盍，今爲蓋州，隸鎮東逢賊兵

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議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弇音掩，耿弇，漢光武將我旣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去聲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爲針灸。音救賜以御膳，通鑑載此多不錄多不錄。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也。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思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於用兵。如馮婦搏虎，不能自上思唐鑑作居此似誤。

禮唐鑑作理此似誤

上之戰閒當有於字清本亦脫下之戰閒舊本亦脫於字清本

補之下戰勝下

衍一勝字清本削之卽聘儀之文

止非有禮義以養其心中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貴於勇敢彊有力者貴其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

其器不亦小哉

愚按漢耿弇之討張步也弇爲飛矢所中光武時在魯知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日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戰而破之此與道宗敗高麗兵事正同蓋臣子之義職當如是也若道宗

者可謂能盡臣子之義

而弇不得專美於漢矣

太宗帝範曰

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

諫去讒戒盈崇儉賞夫兵甲者夫音扶國家凶器也土罰務農閥武崇文

地雖廣好戰則人凋好去聲中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

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

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

勾踐軾蛙卒成霸業

勾踐越王名越王旣爲吳所敗修德治兵謀雪吳恥見蛙下車

拜之左右怪問越王曰彼亦有氣者徐偃棄武終以喪邦徐夷國子爵穆王聞之令楚伐徐徐子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僭稱偃王周易大傳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用兵之職也

據戈氏之按方下當有兵字除帝範亦無此二

威利縣學編職制上卷著作

通鑑政要

卷九

愚按書稱放牛歸馬詩言戢戈櫫弓甚矣兵非聖人之所尚也然嘗觀周公作周禮極言師帥旅帥卒長伍長之制詳陳振旅戎舍治兵太閽之儀至於斬牲徇陳凜乎如大敵之臨焉是兵亦非聖人之所廢也善乎太宗之言曰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兵不可以全除亦不可以常用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重平是時房玄齡寢疾增劇顧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欲東討高麗方爲國害吾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戰惡烏去聲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

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行音杭後同其後延陀鴈張鴈鳥也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卽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

隋文帝十八年高麗寇遼西遣楊諒討之無功燬帝六年徵其王元入朝不至八年徵天下兵擊之帝親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崤晉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掩崤陵

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殲尸而還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于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亾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將帥之將去聲後同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去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札甲也、養由基射穿七札弓貫六鈞左傳定公八年魯伐齊士皆列顏高之弓六鈞

甲下似有脫

加以畱情墳典屬意篇什屬筆邁鍾張篇註詞  
漢賈誼司馬遷元長列名徵引始音經

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

論語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好生之德、好去禁障塞於江湖。

馬蒙惟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

所中太宗親爲之吮血，登堂臨魏徵之棺，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太宗哭之慟，嘆戰亾之卒，則哀動六軍。十九年，太宗征高麗。

尊舊史作乘輿

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負墳道  
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祭之臨哭盡哀負墳道  
之薪則情感天地十九年太宗渡遼澤泥潦車馬  
精誤情或訛舊史作

精通鑑註馬鞍頭字書數邊帶

道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鞍以助役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  
獄臣心識昏憒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  
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易文言傳釋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  
乾卦之辭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

子之語下文可證舊史亦作止  
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恥不殆臣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  
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來以魚鱉  
理或音誤舊史作禮

畜之宜從闢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  
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  
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  
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  
地魂魄無歸令其老子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  
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

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主雪怨。爲去聲，後外爲同。十七年，高麗臣莫離支<sub>弑其君高武而獨專國政。</sub>太宗於是有征議，<sub>遼</sub>之外爲新羅報讐。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齊璽書賜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竟不從。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是欲征之。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需然之。

相里璽

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役。十八年，太宗欲征遼東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岳，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  
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魏顆敗秦師，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殉。及卒，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蹠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之婦人父也。爾命，余是以報。先人之治，儻蒙錄此哀鳴。卽臣死骨不朽，太宗終爲善策。

及卒下脫顆嫁

意不通嫁下左氏無之字人下有之字用下無爾字是以清本作以是依左傳

舊本爲是六三  
當作九三九三  
當作九四

唐氏仲友曰、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

之心耳

朱氏補曰、玄齡於太宗左右未嘗有所可否每逢帝怒惟震懼遜謝非不能諫也史稱王魏善諫譏房杜讓其直是以太宗初舉伐遼遂貞再言之不聽至是再舉外庭無敢一言雖玄齡任用之久相信之深亦不敢面陳於在庭之日獨表諫於屬轡僅存之際理切詞盡太宗嘉納不之從也至身沒而後罷之以此觀太宗晚節大略可攷矣

愚按玄齡此疏乃太宗征遼無功之後思謀再舉之時而玄齡行將屬轡之日也此疏辭意懇切何乃不見於初親征之際耶豈太宗忿心難憊縱忠言黃口不足以尾其行耶母乃俟其太

丘清本作厄

未有清本作有

舉無成夫然後諫耶然玄齡此疏切矣太宗止曰此人危篤尚能憂我國家亦未有樂從之意越明年則以疾而命皇儲聽政矣否則忿兵再舉事未可知也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帝王保治厥有旨哉以太宗之賢猶爾況其次者乎

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

充容唐制女官號惠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九嬪之一也徐氏名惠歲通經八歲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全何爲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手不釋卷文辭敏贍帝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帝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武

盼當作盼史傳  
作盼亦誤流盼  
轉睛貌西京賦  
駢讀流盼  
本誤作疑清本  
正之徐氏傳同  
全當作峩徐氏  
傳作峩

歲清本作豐似  
非舊史徐氏傳  
與此同塗舊史  
徐氏傳作圖之  
下有事字望屬  
下句此蓋脫

帝封泰山下東方朔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祕禮畢禪肅然山

齊相公既

於葵丘欲行封禪後漢制封禪用玉牒

玉檢以水銀和金爲泥望者望而祭也

陛下推功損

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塗圖古泥金之望齊

霸會諸侯

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通典古者帝

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泰山所以告成功也

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廟

禪亭亭五帝禪云云皆

山名禮云升中于天

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

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

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易以敗願陛下難

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

守保未備文意  
難明舊史本傳  
作守始保未

投戎舊史作役  
成死下有生字  
因古寫本作困  
文理皆互然人  
下舊史有米字  
今本標舉唐臣  
奏議作往來理  
宜然年舊史作  
卒覆舊史無之  
似誤增習舊史  
作覩

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

車倦於轉輸

轉本

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因風

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

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墳無窮

之巨浪圖未獲之他歟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

有國常規然驥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

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

六合雖廣不救其亾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仁下舊史有矜  
弊恤乏之四字  
奏議所載亦同

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  
仁闢四字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  
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  
營翠微會未踰時玉華創制會音層翠微非惟構架  
之勞頗有工力之費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  
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官菲室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  
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音樂並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  
不竭矣用而息之則心斯悅矣夫珍玩技巧爲喪國

鮮舊史作纖音近相誤

之斧斤夫音扶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酙毒竊見服玩  
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奇珍若神仙之所製雖馳  
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  
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亾之術紂用之而國亾紂始  
箕子曰彼爲象箸必將爲犀玉之杯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  
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漢宣帝圖功臣於麒麟閣盡探  
蹟於儒林探平聲蹟士革切千王理亂之蹟百代安危之迹  
興亾衰亂之數得失成敗之機固亦包吞心府之中

亾襄亂舊史作  
褒禍福文理互

商見文真

卷九 征伐

然著或訛舊史作秦

摧舊史作裁

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摧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愚按人臣進諫於君古人擬之批鱗雖士夫猶以爲難況婦人女子乎其見之史傳則鄧曼論莫敖之敗成風請須句之封班姬辭其輦之載劉氏救元達之刑寥寥千載不多見也太宗納諫之德冠絕古今外之房杜王魏內之文德皇后亦足以交修而夾輔之矣宮妾之中復有如徐氏者焉觀其諫疏有老師宿儒不能遠過者嗚呼賢哉

老清本作高

安邊第三十六

章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降下江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切後同處上聲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南處之後同處音賽後同五原塞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祕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讐陛下以其爲降不能誅滅卽

甫清本作用

宜遣發河北今山東道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將去聲收其河南以爲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南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處考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爲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亾而

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江統字應元陳留人晉武帝時爲山陰令時關隴爲氐羌所擾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前代覆車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内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酋慈由切後同於內郡單音以爲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

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令平聲  
後孤恩失信圍燬帝於鴈門隋開皇二十年文帝以  
妻以義成公主大業十一年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  
帥騎數十萬謀襲帝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帝馳入鴈  
門突厥圍鴈門急攻之帝泣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  
自盡廝後公主以計解圍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

音掌

不相統屬力散勢

分安能爲害給事中杜楚客如晦弟也少尚奇節初觀四年召爲給事中太宗曰人不恤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共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焉進蒲州刺史建成難作遁金嵩山貞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易以威肅切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

必爲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背音倍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亾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亾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卒子切自幽州至靈州東至幽州西至靈州也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郎將之將去聲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拓他各切拔蒲末切夷複姓又遣招慰之使者

相望於道，使去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以樂也。左傳閔公元年管仲告齊侯之辭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鮮卑加因隋亂，減耗尤

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卽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漢武帝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請置校尉分護，歲收其利，以威西國。上不從，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伊吾鄯善在大碛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立禾都尉所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

堅清本作樹舊  
史與此同  
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籟，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驕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

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下領，酋長悉授太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厥可汗弟中郎將阿

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

將去聲阿史那突厥姓名結  
社率突利可汗之弟時爲中郎將

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

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茲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乂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幾平聲，舊本李大亮疏以下至太宗不納，另爲一章。十三年以下接前段爲一章。今按其是一事，因次第其辭合爲一章，又按通鑑載此事，欲議甚詳，辭多不錄。

其是之其當作

「已言之言似誤」  
管見作者

公清本作徵

胡氏寅曰：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於己言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徧詢在廷，未若魏徵之言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欲爲者，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志，歎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應言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爲忠矣。太宗用其言，未幾有矢及帳殿之變，如此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主之盛節也。

又曰：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爲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化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追思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夸之心，彥博探其微，贊之，故不以歸咎歎。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

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唐氏仲友曰：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突厥既破，韻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其故俗服，則爲藩國矣。不爲叛臣，此長策也。

愚按：昔成周盛時，四夷來朝，坐之國門之外，蓋亦如九服之制，蠻夷鎮藩，在所外也。春秋之世，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其後揚拒泉州，皇伊稚之戎入王城，伐京師，雖子帶之所召，亦始遷之失也。晉江統之論，可以爲鑒矣。唐與太宗以武定天下，天下既平，窮荒悉服，突厥之委命，闕庭尤漢以下之所無者，固宜置之中夏，夸示遠近也。當是時，魏徵以忠直得上心，屢有回天之力，而竟莫之回。溫彥博以儒臣遇合處置部落之議，胡爲乎獨異？衆正之見耶？遂使蕃酋列在禁衛，有因而人居長安者，近萬家。此與陸渾之居伊雒何以異哉？彼爲成周之衰時，此爲有唐之

盛際太宗樂於從魏徵之言者胡獨於此而不從之乎他日祿山之亂宮闈豈非太宗詭謀有以啓之

載諫錄作再同音當然數有商胡朔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去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高昌王姓魏名文泰斯亦可矣

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

遺辨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爲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調去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爲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周宣王名靖詩曰薄逐出之而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伐猶至于太原言不窮追也始皇遠塞中國分離秦始皇使蒙恬發兵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陛下誅滅高昌威

四十當作三十  
史文可證用制

當文史依塞險，制塞作用險。

卷之三  
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

河歲之發

西供役之年，供平飛薦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陞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亾復在方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聲

復有逃人官司捕捉爲國生事爲去聲高昌塗路沙磧  
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平張掖塵飛酒泉烽舉張掖今爲甘州  
路酒泉今爲肅州漢甘肅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

平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  
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  
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  
爲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音掌復立高昌非無前  
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  
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  
擾旣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  
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  
警急雖不足爲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

奏清本作上

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爲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妻敬。漢高帝欲擊匈奴，使婁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伏奇兵以爭利，不可擊也。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阻吾軍械，擊敬至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還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敬千戶，爲關內侯。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漢獻帝時，曹操兵大破袁紹於官渡。紹與八百騎渡河，走至黎陽。衆稍復歸，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今戰敗而歸，內恚將發。吾不望生，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袁紹遂殺豐。朕恆以此二事爲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

勾踐上唐鑑有  
越王二字此脫

不能以義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爾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又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秦穆公勾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彊兵不若彊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彊。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彊，而可爲乎？胡氏寅曰：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以爲視効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以夸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驁之故，而繫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爲也。

真氏德秀曰：是時褚遂良亦諫不從。十七年，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

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初議處突厥於河南，徵爭之而帝不從。後以結社率之變，而悔後議。以高昌爲郡縣，徵爭之而帝復不從。又以西突厥入寇，而悔使早從忠言。安有是哉？然知過而能悔，此其所以興也。

愚按：自夏禹西戎卽敘之後，成周西旅底貢之餘，通西域而開玉闕、極城郭，諸國悉服。實始於漢武，然中國勞弊亦已甚矣。閉玉闕，謝西域，此光武所以爲盛德也。太宗滅高昌，置都護。由是爲開通西域之計，而燕支疎勒丘慈于闐四鎮，遂爲遐陬重地。至于開元，自玉門以西，煙火萬里，爲唐極盛。曾幾何時，天寶以後，事勢日非。前日之輿圖，舉爲戎馬之郊矣。周公有言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況奪其土地而置以郡縣乎？務廣地不如務廣德。古訓豈虛語哉！

貞觀政要卷第九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 3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10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